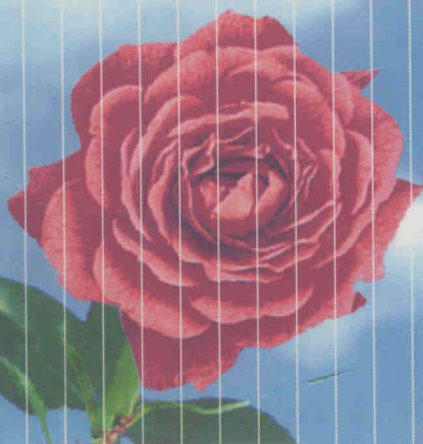


短篇小说集

直话公司

张祥书
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说集

直话公司

张祥书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直话公司

张祥书 著

出版：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：

地址：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：430022

印刷：孝感市印刷厂

经销：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：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：4.5

字数：80 千字

插页：2

版次：200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10 100

定价：9.80 元

书号：ISBN 7-216-02918-6 / I · 270

● 题

记 ●

所写的事实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，但决不全用这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过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有人说，我的哪一篇是骂谁，某一篇又骂谁，那是完全胡说的。

——鲁迅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

短篇小说集

回头来再看这十篇小说，虽然比较稚拙、粗糙，但自感现实性、人民性比较强，颇得群众喜欢。但请不要随便对号入座，这是小说。

这十篇小说，除《凤雏先生》一篇写的是历史故事外，其余都是从我耳闻目睹、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来的，是现实生活在我头脑中的反映。因此，但愿它们能给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留下一组历史的照片。即使是《凤雏先生》一篇，写的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用人问题，对现实生活也可能有些借鉴作用。

有人问我：这十篇出了集子，还写不写小说？写长篇还是中篇、短篇？我想，刚刚上路，就像学自行车一样，一上瘾就欲罢不能。写总还是要写的，能长则长，能短则短，听其自然。

现在社会上有种风气，出书要请名人作序。本人性情疏懒，结交的名人不多，又懒得上门麻烦人家，还是自作自受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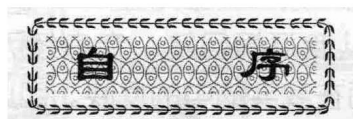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

2000年5月



自序

直话公司	3
昨夜小楼又春风	13
又一村纪事	31
斗转星移	51
青山有路	61
心秤	71
凤雏先生	85
钱痴日记	97
将军还乡	107
房子	129
后记	134



我从小喜欢写作，语文成绩一直不坏。17岁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，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更激起了我的写作欲望。大学是在中文系学习，青年人敢想，幻想将来当个“作家”。不料参加工作以后，长期从事行政工作，把青年时期那点可怜的幻想差不多遗忘了。直到此生工作的最后几年，又转到宣传部门担任领导职务，分管文化工作，才有时间回眸一生轨迹，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写小说。因此，我写小说，可以说是“八十岁学吹鼓手”。

所幸第一篇小说《直话公司》见报以后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报社、邮局的该期报纸当天就销售一空，还有不少人借报复印。这给我增添了写下去的信心。这样几年下来，竟写了十篇，陆续发表后，反映尚可。为了给人生留下一道印记，也为了方便喜欢这些小说的读者朋友，现结集成这本小册子。书名就用第一篇小说的题目，以示纪念之意。



直话公司

老耿人如其姓，秉性耿直，快人快语，因此得罪了上司，官场失意。他谋思下海，开办一个什么公司。但想来想去，一无资金，二无场地，三缺乏务工经商的经验；本人唯一的特长，就是能说直话。想到这里，他灵机一动：能不能办个直话公司？现在从生、老、病、死到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各类公司多如牛毛；唯独这说直话一行，虽然不讨人喜欢，但也有不少人需要。需求就是市场。说不定这公司办起来，还真是个独一无二的创举呢。

主意一定，老耿连夜跟老婆商量，谁知第一个反对的就是老婆。开始她以为是说笑话，谁知越说越认真，就急了：“你吃亏还没有吃够，硬要到大街上去说直话呀？”

她越急，他越不急，据理力争：“这世上直话也总是要人说的。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有些人憋了气，就图讨个公道，说个直话。”

“党委、政府那么多机关，还有公、检、法一大溜子，别人不知道说直话，要你说？”老婆更急了。

“他们人多事也多，总有见不到的地方。要是人人

都能说直话，不就没有扯皮的了？”老耿越想越觉得有理。

最后达成协议：你办你的，我不参与；经理是你，会计是你，出纳是你，“直话师”也是你。

老耿表示：“可以可以，但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住房临街的那间房朝街面上开个门，用作公司办公室。”

老婆总算答应了，侧过身子抹了一把泪。

这一关勉强过了。接下来就是到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。老耿找到证照科，说明来意。科长伏案握笔，公事公办：“公司名称？”

“古月市直话公司”，老耿慎重其事地答道。

科长怔了一怔，接着问：“经营范围？”

“说直话。”

“所有制性质？”

“个体。”

“固定资产多少？”

“一间房子，价值一千元。”

“流动资金？”

“暂时没有，也不需要。”

科长停笔朝他望了望：“我们是要收办证费的呀，你没有流动资金怎么办？”

老耿事先没有想到这一层，也急了，嗫嗫嚅嚅地说：“得多少钱？我这个月的工资刚发，可以先开支。”

“那就按你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一，收取10元钱

吧。”

老耿一听，数额不大，立即答应，交了钱，办了一个营业执照。

接下来是到物价局办理收费许可证。物价科长也是公事公办地问：“公司名称？”

“古月市直话公司”，老耿也是慎重其事地答。

“经营范围？”

“说直话。”

“经营品种？”

“直话。”

物价科长一怔，抬眼望了望他，笑着问：“直话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不是论斤，是论句。”老耿认真纠正。

“哦，那么，直话多少钱一句？”

“那不一定，说大直话多收一点，说小直话少收一点，说不了直话不收钱。”老耿说出了他的打算。

物价科长考虑了三分钟，很体谅地表态：“你这个业务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，也没有现成的价格标准，还是摸着石头过河，随行就市吧。”说着，就在定价栏里写上了“随行就市”四个字。

再接下来就是跑税务登记，也因是新开业务，得到体谅，税率暂且不定，先办起来再说。

开业手续跑得差不多了，老耿就向单位递交了留职停薪报告。万事俱备，只待择吉开业。

这开张的时间定到何日为好呢？眼下公司开业，一般都要逢“8”，意图在“发”；万一逢不到“8”，也要选个节日、双日。今天是7号，明天来不及了，干脆10号开业，谐“实”字音，直话不就是实话么？

转眼便是10号。开业这天，邀请的有关单位领导没有出席，工商局、物价局、税务局和本单位一家派了一名科长，说是前来祝贺，实则是来观阵的，也就是“观察员”。他们看到，围墙朝街面新开的门洞粉刷得洁白，右边挂着“古月市直话公司”的竖式招牌，左边用红油漆写着“欢迎光临，包说直话”。办公室里陈设简单，一张条桌，后面放一把单人木椅，左右各放一张三人条椅（可能是从旧电影院借来的）。迎面墙上并排挂着工商、物价、税务部门颁发的证照。开业仪式也很简单，没有经理致辞，没有领导讲话，没有剪彩，只是老耿亲手放了挂5000响的鞭炮。围观看热闹的过路人倒是不少。

直话公司开业的头三天，没有什么业务，只是偶尔有人进来看一看，问一问，稍作逗留，扭头便走。到第四天上午，业务来了，来者是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两名干部，一老一少，老者叫马科长，少者叫小胡。两人一进门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们来，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，只求你说句直话。”

“请坐请坐，坐着说。”老耿客气地让坐。

老者主讲，少者补充，讲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侧面

预留了一块地，准备扩建两个门球场的。后来发现有人在这上面盖房子，出去一打听，原来是市委书记的公子办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，现在正在这块空地上开发商品住宅楼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干部急了，马上向市委、政府、城建局、计委、土地局反映情况，要求解决。谁知材料送了一大摞，得到的答复都是“我们调查调查，研究研究”。一拖大半年过去了，房子也盖起来了，造成了既定事实，谁也不好解决。他们申诉无门，只好到直话公司讨个公道。

老耿原先也知道这事，现在听了两人的申述，很快作出反应，说了三句直话：第一，城区空地已经不多，而离退休的老同志越来越多，应该为他们留块活动余地；第二，书记的公子敢于强占你们的空地，是仗势欺人；第三，书记不论事前知不知道，问题出现之后不能及时制止，是为亲属子女经商提供方便的行为，违背了中纪委规定。

老少二人一听，长吁一口气，连称：“大直话！大直话！”并问收多少钱？

老耿谦虚了一番，开价道：“大直话每句50元，三句150元。”老少二人当即付了钱，老耿开了发票。

过了两天，又来了一笔业务。来者是外地一个农民，讲的是今年春耕大忙前，买了古月市一个个体磷肥厂的20吨假磷肥，损失6000多元，还耽误了农业生产。此案告到法院，因法院的分管副院长同这个个体户是亲

戚，一直拖着不能解决，连公道话也听不到一句，要求直话公司说句直话，想个办法。老耿听了，又问了一些细节，对来者说了一句直话：“往上级法院告。”农民担心地问：“告得赢吗？”老耿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只赢不输。”农民交了30元钱，出门走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一个中年妇女找到直话公司，说她的丈夫得了晚期肝癌，看到电线杆上贴的广告，说某诊所研制了中药“治癌汤”，患者连服250副，包医包好。问老耿：“你说句直话，医得好么？”老耿回答说：“用不了250副。”“怎么办呢？”妇女满怀希望地问：“人就死了。”老耿深表同情地答道。妇女听了老耿的“直话”，气得扭头就走，钱也没有交。老耿摇摇头，也没有追她。听说过了不到一个月，那妇女的丈夫果然死了。

此后一个多月，到老耿直话公司来求直话的顾主不少，门庭若市。其中也有不少涉及执法部门的问题，老耿都是直话直说。这样一来，直话公司的名声大了，麻烦也来了。

首先找上门来的是税务局，要纳老耿的“增值税”，按实际收入的17%缴纳。老耿说：“直话不是商品，怎么按增值税率纳税呢？”税务的小青年说：“直话没有税种可以比照，就这么办吧！”老耿只好交了钱。

接着来的是城建局执法队，说老耿墙外开门不合城市建设规则，有碍观瞻，罚款3000元。老耿苦笑着说：“我开业以来还没有赚到3000元，都给你还不够呢！”

执法队说：“给不起你就关门。”老耿哀求道：“能不能我先开个欠条，等钱凑齐了再交？”执法队勉强同意了，老耿开了3000元的欠条。

再接着来的是工商局“打假办公室”的人员。他们问老耿：“你的直话有没有假冒伪劣产品？”老耿说：“没有，都是正宗直话。”“打假办”的人又说：“你说市委书记公子的那些话，就是假话！”老耿红着脸，据理力争，还是开了1000元的罚款欠条了事。

随后接踵而来的，还有物价、法院、财政“三查办”、技术监督局等等单位的执法人员，虽然也是门庭若市，但“业务”都跑光了。

回到家里，老耿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。老婆一旁见了，劝他说：“我早就说过的，直话是好说的呀？再说几天，一家人都活不成了！还是早点收摊吧，我的耿经理！”

老耿在十米见方的客厅里转转，想想：也是呀，直话真难说，吃力不讨好，还欠了一身债。唉！还是收摊吧。

第二天上午，老耿悻悻地来到公司，正准备搬出桌椅关门，门口“吱”地一声，停下了一辆小轿车。车里走出一个高个子中年人，后面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小青年。他们走进老耿的直话公司，中年人和蔼地问：“你就是老耿同志吧？”

老耿惶恐地说：“是。你是……”

小“眼镜”不失时机地上前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新来的市委秦书记，专程来看你的！”

中年人伸出了大手，老耿也迷惑地伸出手，让他握住了。秦书记笑着说：“老耿同志，你敢说直话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，为人民办了好事，我代表市委感谢你！今天来，一是看看你，二是聘请你当市委社会咨询顾问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秦书记满脸真诚地望着老耿。

老耿听明白了，眼圈红了，问秦书记：“还说直话呀？”

“还说直话。”

“我这公司……”

“继续办，同市委信访办公室合署办，搬到市委大门口去办。”

“我那欠条……”

“全部作废！”

一串热泪，倏然涌出了老耿的眼眶。

五湖四海任人唯賢

